

1990年与梅娘、蓝苓、
田琳合影



与吕元明教授和日本
学者合影



与早稻田大学教授岸
阳子女士合影



「満洲」字の打消
—新たな共同研究の可能性を探る

2007年3月27日(火)～29日(木)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2007年在日本“满洲”学问题研讨会上



2007年在日本京都



2003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前



北京2008奥林匹克火炬接力火炬手

编者的话

1980年4月,我到长春图书馆供职,得职业之便,使我有幸接触了深藏于图书馆数十年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史料,走近了那些几乎被历史遗忘了的作家与作品。

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及职业的关系,使我和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结下了缘分。曾几次产生整理和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冲动。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工作之余沉潜其中。但由于工作繁忙,几度搁浅。在这二十余年间,我曾接触许多来自国内外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专家学者,他们有的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这块并不太肥沃的土地上开垦着,有的为研究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觅资料。当我看到他们哪怕因查找到一点点资料而兴奋不已时,那种溢于言表的激动心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特别是在与他们交谈中,作为外籍的学者能对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给予客观的评价和深入的研究,这种精神令我敬佩与感动。作为生长在这块黑土地,又多年从事图书馆工作,身在资料的海洋之中,具备为学者们提供一部较完整且较详实资料的条件。于是,我集中了一段时间,将搁浅数年的《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史料》再次拿出来,加以研究、整理,编成此集,也算是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夙愿。此集若能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尽些薄力,为这段历史留下一点痕迹,则不胜欣慰了。

此书所收集的史料只限于东北沦陷时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方面的资料失散严重，敬请健在的老作家、知情人和专家学者们给予修正、补正。

在二十几年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中，一直得到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沦陷时期的作家们的积极支持和鼓励。1995年我在日本研修期间参加了由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会举办的“第二次日中‘满洲’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我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东北地区‘满洲’文学研究的现状——以资料为中心”的学术报告；2003年再一次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以高访学者的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学活动，完成了《关于中日对“满洲国”文学研究状况的调查及比较研究》的课题。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对“满洲”文学史料的研究过程中，有幸得到吉林大学刘伯青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吕元明教授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岸阳子教授的指导。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上官缨老师为此书提供了一些照片。另外，此书在打印和照片的扫描与翻拍等工作得到了同事们的鼎力相助，谨此一表谢忱。

刘慧娟

2008年5月

编集凡例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料》是采用编年体的体例编制的，时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起，直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14年间出现于东北文坛的各种文艺现象，包括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政治时事、主要事件、作家活动及作品、各种文艺社团和流派的形成、文艺思潮的出现、文艺刊物创刊停刊等方面，按时序予以综合编纂。

为使这部史料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尽可能将14年间发生于东北文坛的文艺现象收集其中。所入选的各种资料或史实，基本上以年为序编辑，但为了体现资料的整体感，对跨年代的史事，均系在发生之年；对于作家的介绍均编入作家走上文坛或确立文学地位及成名之年，包括作家的自然概况、从文经历、主要活动和创作、文学主张与倾向等；重要的文艺刊物及社团亦编入创办之年，包括创办时间、历史背景、宗旨、活动及停刊原因等。除此之外，为真实的反映历史，增强史料的价值，随文配有一些原始图片和照片；为完整地反映14年的文艺概况，各年之后附有“附录”，附录中主要编入当年发生的有一定影响的文艺事件和文艺刊物的创停刊的情况等。

此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东北沦陷时期出版的文学书籍、期刊、报纸，也就是原始文献；二是当代学者对东北沦陷期文学的研究成果；三是访问健在的老作家以及与他们

的书信往来。在接触种类繁多的新旧资料中，有些史实事件、作家作品、文艺社团等记载详略不一，褒贬各异，甚至时间误差较大。对此，为能客观地反映这段文学发展的概貌，在文献的收集、整理、取舍编辑过程中，立足于翔实，力求于准确。在资料的取舍上，尽可能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论，力求尊重客观，反映真实，多引用当时人们对作家作品的描述和评论等原始资料，以提供给学者们斟酌与研究。

编 者

2008年5月

高压下文学的生命

(代序)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行长达 14 年之久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东北三千万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屠刀下，过着没有政治权利、言论自由，也没有人身安全，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

在日伪法西斯文化的统治时期，东北文学和东北人民一样，宛如石头重压下的花草，只能扭曲地迟缓的生长，因而失去了本来的形态。日伪时期的青年作家姚远，在东北光复后的 1946 年 1 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东北十四年的小说与小说人》的文章，其中谈到：

东北的所有人民，在日寇的重压下，只有痛苦的呻吟，无力的挣扎。我们这群人，如同是在暗夜里爬行的旅人，失掉了前进的目标，更如同是在暴风雨里的航海者，勉强摸索着向前航行，已失掉了前进的重心。所谓生活，不过是被奴役的空间与时间所造成的苦痛。倘若承认文学有着反映时代与现实生活的使命的话，那么，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也就失掉了它的本性了。看！东北的文学，不是也被日寇利用为奴役的工具了吗？从事文学的人，不是也被强迫着而被统治了吗？然而，文学者是有思想而工于写作的，虽然处于这样恶劣的环境，笔尖的滑行都被监视着，但是毕竟

实践了文学者的使命。利用凡有的机会，借题发挥了文学者的本色。他们利用报纸，刊行杂志，在东北的各个角落里，向着各层级的人们，呼喊了。

在《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期刊登的《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中这样写到：

十四年的沦陷并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有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看，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祖国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绝大部分都能从现实出发，有明确的爱憎，比较接近劳苦大众。对受奴役被迫害者有强烈的同情，因而敢和敌人站在对立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沉重的民族灾难里，人民生活的痛苦与悲惨，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统治者宣扬“王道乐土”的虚伪性。

的确，“满洲文学”是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所形成的特殊文学现象。“满洲”文学在时间上尽管只有短暂的14年，但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当代学者从“满洲”文学发展的脉络上，将“满洲”文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是：一是，以诗词、歌谣、话剧为创作形式的“抗联”文学的兴起；二是，以揭示东北故乡的突变、苦难和觉醒为题材的“夜哨”作家群的形成。以萧军、萧红、金剑啸、罗烽、白朗为代表的“夜哨”作家群代表着这一个时期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创作主流。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金剑啸的《兴安岭的风雪》、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些都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创作的多样化的风格奠定了基础；三是，作品中所反映的豪爽、悲凉、强悍、野性的关东人物性格和语言风格都呈现出了鲜明的

关东文化色彩。在整个东北沦陷的 14 年文学现象中，沦陷初期的文学最具有其鲜明性和进步性，其主要体现在“夜哨”作家群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学的参与意识上。

第二个时期从 1937 年七七事变至 1941 年 3 月 23 日《艺文指导要纲》出笼。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文坛的特征是文学社团流派的兴起和创作上的活跃。如长春的“艺文志派”和“文丛派”，沈阳的“作风刊行会”和“文选刊行会”，哈尔滨的“大北风作家群”及吉林的“吉林文艺集团”等。这些文学群体均以创办刊物、结集出版、创办特辑与专页的形式展示各自的创作业绩，并在相互渗透、影响、竞争和对峙中体现各自的文学主张和审美价值。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另一特征是各种文体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趋于成熟。如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话剧、放送剧等，无论是在创作的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明显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些多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和显露其创作个性的作家。

第三个时期从《艺文指导要纲》出笼至 1945 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倘若沦陷初期和中期，日伪统治者还没有注意到报纸副刊上的作品和几年来不断涌现出的文艺社团及个人作品集的相继出版，尤其是那些暴露现实、揭露黑暗的进步文学和伪当局的“王道乐土”已构成了尖锐的对立面的话，那么，到了沦陷末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伪当局在更加注意强化思想统治的同时，再也不能漠视文学任其“泛滥”和发展了。于是，1941 年炮制出笼了《艺文指导要纲》。《艺文指导要纲》的出台，给当时略显繁荣的东北文坛笼罩上了一片阴影，给活跃在东北文坛的文艺作家们套上了各种各样的枷锁。因此，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坛在日本的殖民

高压政策下,而趋于萎缩和凋零,一批在创作上已有影响的作家相继去了关内,一些作家和作品遭到了审查,也有一些作家在这个时期被捕入狱。由此,东北沦陷区的文学开始进入最艰难和痛苦的时期。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局下,东北沦陷区的进步作家们仍然在坚持创作和发表暴露真实、唤醒民族意识的作品。

可以这样说,生存在沦陷区域的“满洲文学”,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无论其表现手法如何,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和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们的亲身体验,包括:精神上的感受、生活上的凄凉、心灵上的痛苦和压抑等独特的文学景象。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体现出了它特有的文学价值和文学的生命。

刘慧娟

2008年5月

九一八事变

■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

18日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城北部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



沈阳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东北，不到一周的时间，日寇占领了辽吉两省。随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往沈阳。11月开始北侵黑龙江。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特务的挟持下秘密地离开天津，13日到达营口，18日又从汤岗子移到旅顺。19日日军又侵占了齐齐哈尔。至此，整个东北沦陷。从此，东三省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从九一八这一天起，东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也是从九一八这一天起，东北的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

■ 新闻出版界出现凋零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本侵略者首先控制了新闻出版界。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9日），由南满铁路附属的新闻情报机构“日中文化协会”的都甲文雄，用“绑票”的方式将各报主持人用汽车挟持到南满铁路的一个小楼里，恫吓各报今后不许发表反日言论和报导东北实况，否则将予以取缔。这样，大多数的报纸遂即被迫停刊。当时，东北创刊较早的《东三省民报》尽管坚持出版了许多天，但是附属于该报的沈阳《新民晚报》却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告停刊。该报最早是由张学良筹划，于1928年4月创办，在当时是一份较有影响的报纸。

由共产党员李玉洁主办的《晚钟》，后又改为《今天》的副刊，是当时新文艺的一块重要阵地，主编是林霁融，化名“胡诌博士”。此刊常写一些讽刺小品，深受读者的欢迎。当时，像这样的报纸是决不允许再发行的。此外，还有许多报纸都被迫缩小了版面，就连当时新闻领域的几家大报也不得不停刊或缩小版面。如沈阳的《盛京时报》所载的内容除了为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噪，或单纯报导其侵略军在东北各地攻城掠地的情况外，再无其他内容，而且该报的所有副刊全部停刊。从此，九一八后的新闻出版界就像秋风中的落叶，零落无几了。

■ 萧军以“三郎”笔名走上文坛



萧军（1907—1988），辽宁人。原名：刘鸿霖。又名：刘吟飞、刘尉天、刘燕白。笔名：三郎、田军、刘军、潇潇、田倪、刘蓓力、萧军。

萧军出生在辽宁省义县下碾盘沟，6岁时入私塾读书，后随父亲到了长春，插班就读于长春市“吉长道立国民高等商埠小学校”。18岁时，为了谋生，在吉林市当了骑兵。28岁考入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十期炮兵科。1930年春，因反抗步兵军官的辱骂而

被开除。离校后,曾任东北陆军宪兵教练处少尉军事及武术助教。

萧军是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即192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1929年5月10、11日在《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上发表了处女作《懦……》(散文),当时为了免遭军阀们的迫害与追查,便用了一个仿效日本人的署名,即“酩颜三郎”作为笔名。接着1929年6月29日又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端午节》、8月9日发表了《鞭痕》、8月26、27日发表了《汽笛声中》、1930年9月5日发表了《孤坟的畔》、2月15日发表了《废墟里的黑甜》等。九一八事变后,萧军在东北总兵教练处发动抗日斗争未成,便去吉林省舒兰县,打算与那里的东北陆军第六十六团二营营长马玉刚,副营长方靖远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由于被汉奸收买的人走漏了消息而未成。于是,萧军潜入哈尔滨,参加了冯占海抗日部队的联络工作。此时,萧军以“三郎”笔名正式从事文学创作。萧军自己曾经谈到:

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和主要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祖国的真正独立,民族彻底解放,人民确实翻身以至于能出现一个无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

萧军一踏上文学之路,不仅积极为各报刊写文章,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帮助《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编辑《儿童特刊》。在当时《国际协报》是很有影响的私人办的进步报纸,其社长张福生,主笔王星琨,均是同盟会的会员。

萧军在哈尔滨期间创作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结识罗烽、金剑啸、舒群、姜椿芳、白朗等进步作家后,他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933年与悄吟(萧红)出版了短篇小说合集《跋涉》和他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都被称为抗日文学的旗帜,这些作品都反映了日伪统治时期的社会黑暗,充分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

■ 舒群以“黑人”笔名走上文坛

舒 群(1913—1989),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旭东、李春阳、李村哲。笔名:黑人、舒群(到上海后用的笔名)。

舒群于1920年在阿城县入西营小学读书。1922年春入珠河县立第二小学读书。1926年秋小学毕业。1927年考入哈尔滨一中,但只读了一



个半月，就因缴纳不上伙食费被勒令退学。后又进入中支铁路苏联子弟第十一中学（也叫红俄中学），但第二年就被东省特区教育厅的督学查出，又被赶出学校。1928年春末夏初，转到一面坡东省特区第六中学读书。1930年经少年时的同学温少筠、陈士卿的介绍又重新回到哈尔滨一中初中三年级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在读书期间，舒群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在这个时期，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同时，还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蒋光慈、白薇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他从阅读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位老师蒋光慈的文学作品给了他很大帮助，舒群曾说过：

蒋光慈的书，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不仅影响到我的思想，而且也影响了我后来从事写作。蒋光慈即使不是我的第一个政治老师，政治教师有家庭、有社会、有谢克列娃，然而，他确实是我的第一个文学老师，是我没见过面的第一个文学老师。

舒群毕业后又考入免费的哈尔滨商船学校，念了半年，因家境贫困退学，到了航务局做了俄文翻译。九一八事变后，舒群辞去了航务局三等俄文翻译工作，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同一时期，他接触了在哈尔滨的许多进步文艺青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用“黑人”的笔名走上文坛。最初，在《哈尔滨新报》副刊“新潮”上发表诗歌、散文。后来被聘为这家报纸的通讯员。1932年3月末，舒群加入了第三国际，从此，他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9月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舒群被任命为第三国际所设洮南情报站站长。并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工作。直到1933年秋，舒群在第三国际工作期间，坚持进行业余写作和演出进步戏剧，并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的副刊上，都以“黑人”为笔名发表作品。1933年7月，他参加了由金剑啸创建的“星星剧团”，后由于他的身份，还在第三国际中做组织工作，不允许他更多从事公开演出活动，便离开了“星星剧团”。1934年3月哈尔滨一片白色恐怖，日伪当局疯狂迫害进步作家和革命人士，面对这种危

险而复杂的环境，舒群在友人的帮助下，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与青岛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与倪鲁平的三妹青子（倪青华）结婚。同年秋，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舒群与妻子的兄妹同时被捕。1935年春从青岛监狱释放，后去上海，又由上海去了烟台，两个月后又返回上海，通过塞克认识了沙蒙，又由女作家白薇介绍认识了周扬，并参加了由周扬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学活动。1938年去武汉创办《战地》（半月刊）。1939年初，又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1940年春被周扬调去延安，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解放日报》第四版主编。1941年参加了延安成立的九一八文艺社。1945年“九三”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东北文工团”团长，带团回到东北。

舒群自1935年到上海至1945年“九三”抗战胜利10年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一个艺术成就较大的作家。他的主要代表作是1936年9月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共收入9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沙漠中的火花》、《蒙古姑娘》、《已死的与未死的》、《做人》、《独身汉》、《萧苓》、《邻家》、《誓言》。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为背景，反映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与斗争的生活。除此之外，在抗日前后的作品还有：1936年的中篇小说《老兵》。1937年的短篇小说集《战地》。1940年的《海的彼岸》和长篇报告文学《西线随征记》等。

■ 东北沦陷文学的先驱——金剑啸

金剑啸（1910—1936），辽宁省沈阳人。满族。原名：金承载，字培之。曾用名：金健硕、金梦尘。笔名：剑啸、金剑啸、巴来、健硕、剑、柳倩等。其中：“剑啸”是他的主要笔名，其含义是表示对现实的抗争；“巴来”是俄语“暴风雨”第一个字母“巴”和汉语“来”字组成，取高尔基《海燕》中的名句，即“暴风雨就要来临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之意；“剑”是剑啸的简称。



金剑啸出生于一个满族的工人家庭，3岁随家搬到哈尔滨，8岁入哈尔滨道外正阳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道外基督教会创办的三育中学。1926年考入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学医，中途退学。1927年开始给哈尔滨《晨报》写诗和散文。1929年任《晨报》文艺副刊“江边”的编辑。1930年进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后改名为新华艺专）插到图工系第一期三年级学习绘画。同年加入左盟赵铭彝领导的“摩登社”。暑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上海艺术学校（该校是共产党通过左联创办的学校）教育系图工科三年甲班继续学习。同年的夏天，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的金剑啸又从事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和美术家联盟的一些革命活动。同年的6月于上海艺术大学毕业。

九一八事变前受党的委托，从上海回到东北。他带着开创北满革命文艺和建设东北文坛的美好愿望回到了哈尔滨。但是，回到东北刚刚一个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疯狂地践踏了东北的白山黑水。金剑啸失业了，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在一个俄国人开办的公证人事务所当牍员，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绘画、写剧本。面对沦陷的东北大地，他感叹地说：“山河破碎难提笔，画么？写么？就要画反抗，画斗争，写反抗，写斗争！”于是他以《哈尔滨新报》为中心，组织党团员，动员知识分子，组织起了业余“抗日剧社”。他自己担任导演，塞克为顾问，演出了话剧《海风》。但是这个剧社不久就解散了。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哈尔滨。金剑啸参加了反满抗日的宣传活动。在哈尔滨道里十五道街创办了“天马广告社”。同年11月下旬，为救济哈尔滨市水灾难民，发起并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展出了“地下的火焰”、“五一的日子”、“从地下来”、“松江雪景图”等作品。1933年秋，他曾在《东北三省商报》担任过短期的记者。1933年5月，他为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画刊头、插图、漫画等来歌颂抗日斗争事迹，揭露敌伪反动行径。7月又与罗烽组织了“星星剧团”和参加创办了党的文艺阵地“夜哨”、“文艺”两种副刊。在这期间，除了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外，而

且还创作了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主要有：独幕剧《穷教员》、《幽灵》；独幕喜剧《艺术家与洋车夫》；剧本《母与子》、《黄昏》；描写抗联生活的小说《路》；短篇小说《云姑的母亲》；叙事诗《洪流》；短诗《赠别》；抒情诗《白云飞了》等进步文艺作品。1935年1月，他又发表了短文《新年漫话》，2月发表了杂文《谣》，3月他被哈尔滨《五日画报》聘为编辑长，4月参加了“哈尔滨口琴社”。不久去齐齐哈尔市任《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编辑。在此副刊“芜田”上发表了短文《王二之死》、《瘦骨头》和剧本《车巾》以及他的著名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等。同年7月又发表了独幕喜剧《谁是骗子？》，刊在《大同报》的“满洲新文坛”七至九期上，署名“巴来”。同年秋冬之际，他又组成了“白光剧团”。在哈尔滨工作期间，他经常到齐齐哈尔市第一师范学校，支持进步学生成立的“漪澜读书会”，并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和为学生们出《漪澜》会刊。后因金剑啸的活动已被日伪特务机关注意，报馆主持人因他有过强的反日救国倾向，于1936年1月将他辞退。1936年初，回到哈尔滨，任《大北新画报》主编，于1936年4月20日出版，该刊成了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青年的一个新的文艺阵地。这时的金剑啸先后在《大北新报画刊》上发表短诗《哑巴》、独幕剧《咖啡馆》以及美术作品、连环画等，并在该刊“五日大事迹”栏上，报导了中国红军在长征途中和东北抗联的一些消息。金剑啸的这些革命活动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恐怒，于这一年的6月13日被日本驻哈尔滨领事特高课逮捕，一周后解往齐齐哈尔，8月15日被判处死刑遭枪杀，年仅26岁。

金剑啸短暂的一生，一共创作了八部独幕剧、两部长篇叙事诗和许多短诗以及五篇短篇小说、九篇散文、杂文、二十多幅连环画和油画等。

注：以上资料主要来自于《沈阳文学艺术资料》（1986年）董兴泉撰写的《金剑啸》一文。

■ 方未艾于东北从文概况

方未艾 生于1906年，辽宁省台安人。原名：方靖远。曾用名：方玉书、方兆麟、林郎。笔名：方义、方希、方曦、方唏、林郎、林啸、大君、方未